



曙光拾贝 »

我与
父亲
的

父爱如山

●长屿中学 李雪飞

父亲,是我们全家的骄傲,更是大家族的顶梁柱。亲戚们无论谁家遇到困难,只要找到老爸,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。

小姑二十岁不到就定了婆家,她满心抗拒,说什么也不愿意。老爸不厌其烦地找她谈心,好言相劝,循循善诱,只为了让小姑安心地跟着姑父开启新的生活。二十年前,老爸更是倾其所有,拿出家中所有的积蓄,又四处东拼西凑,好不容易凑齐了十多万元,资助姑父外出打拼。为了完成小姑心中那不为人知的梦想,老爸真是煞费苦心。

在老爸的默默支持下,梦想的种子在姑父和姑姑的心中渐渐萌芽、生长。姑父精明能干,加上姑姑勤劳贤惠,没过几年,姑姑家就发家致富了。可以说,有了老爸的帮助,小姑的“幸福号”在生活的海洋中乘风破浪,驶向幸福的彼岸。

老哥初中一毕业就去了北京闯天下,他一直是老爸心中的希望。哥头脑精明,为人热情,又吃苦耐劳。然而,在北京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,他也会遇到挫折和困难。每当这时,老爸总会苦口婆心地劝说:“你就是一棵树,树会乱长枝干,现在要把你的毛病统统去掉,养成良好的习惯。”每次送哥远行,老爸总是静静地站在远处,透着威严,目送哥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。那伫立的背影久久地定格在哥的视线里,让哥忍不住潸然泪下,也让我深受感动。

而我,一直是老爸的心病。由于长得娇小,老爸希望我将来能少受些苦,所以他要我把书读好。我没有辜负老爸殷切的期望,从小学到大学,一直都非常努力,也很独立。我的学习成绩,是老爸最大的骄傲。虽然学习路上曾出现过颠簸,但有老爸这个坚强的后盾支持,什么困难我都能克服。老爸最担心的是我找不到好婆家,所以他经常语重心长地告诉我:“找个性格好,疼你爱你的人最重要,千万不要在乎外在条件,那些都是虚的。”老爸没多少文化,可他的阅历很丰富,他的话总能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上。

记得2014年评职称,我每走一步都想放弃,是老爸不断地鼓励我:“荣誉都是虚的,别为此而丧失信心,真心付出才是最重要的。你的论文都能获浙江省一等奖,参加大大小小的观摩课、大比武从不胆怯,你还怕什么?”老爸质朴的言辞让我重拾信心。后来,我竟然评上了高级,老爸听到喜讯,手足无措,喜笑颜开。

如今,老爸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劳,也不用朝九晚五为生计奔波。他本可以在家中轻轻踱步,看庭前花开花落,观山前云卷云舒,醒来到溪边听溪流轻轻吟唱。可他过不了那种悠闲的生活,依然如往昔般忙里忙外,在一家羊毛衫厂上班。厂里的毛纱进出、员工工资发放、打包等工作,全由老爸一手打点,而且井然有序。我不得不佩服老爸的工作能力,他的记忆力竟比电脑还精确。

闲暇时,他还见缝插针下地干活,种甘蔗、瓜果、蔬菜,日子平平淡淡。老爸是不理会节日的人,365天都不是他的节日,他却总希望,365天都是我们的节日。你多休息一点,你多吃一口,你少跑点外面,你少在风里雨里走,你别有个不舒服……这样的心事,老爸一直捏在指尖藏在眉梢。

周末回去看他,老爸的额角依然锃光发亮,可多了几道沟壑般的皱纹。我知道,坚强的意志终究敌不过岁月的年轮。突然间,一种难以言表的冲动涌上心头,让我泪水潸然……

父亲是一座山,我就是那勇敢的攀登者。我想用一生去饱览、去感悟这座山中所蕴含的厚重的人生真谛。打开尘封的记忆,父亲是我永远的依靠。他为我弯了一辈子腰,吃了一辈子苦,操了一辈子心,而我们呢,怎能载动那如山般厚重的父爱?

6月的阳光,是浓烈的温暖的沉默的,就像父亲的爱,虽不张扬但不可或缺。

那些藏在衬衫褶皱里的牵挂、深夜书桌旁的陪伴、笨拙却温暖的叮嘱,都在时光里酿成了关于“父亲”的独家记忆。父亲节将至,不妨回顾与父亲间的点点滴滴,让那些独家记忆永存心间。

独家记忆



惊蛰

●存志外国语学校 方志威

父亲是货车司机。那年他36岁,我12岁。

那年冬天的一场意外,如同那场大雪一样突然降临。在大雪纷飞、寒冰突袭的那个深夜,作为老司机的他失了手,车毁货销。十多万元的债务似那夜纷纷扬扬的大雪,密密地、紧紧地压住了他。记忆中总是精神昂扬、面目清秀的他,一夜之间蒙上阴霾,变得从未有过的陌生!

记忆中那个冬天特别冷,西北风卷走万物的生机,院子里枯叶满地,无人打扫。整个冬天,似乎父亲都没刮胡须、没换衣服。甚至那个春节,他也是这副邋遢萎靡的模样。村里的锣鼓喧天、鞭炮齐鸣似乎都没唤醒他沉睡的意志。

36岁的父亲正值壮年,却似乎忘记该如何向前走了。

春节的张灯结彩、家人的劝慰也没有让他找回失却的光彩。每次听到电话打来,他就慌乱失措、神色迷惘,好像蚂蚁被溪流冲刷,挣扎彷徨却不知岸在哪里。

“完了,车没了,债怎么还?”“为什么?怎么办?”除了这重复的喃喃自语,就是无声的沉默失神。

但时间依然在走它自己的路。转眼月底,冬天收起最后的严寒,南方的雨一点点带来湿润和温暖。可夜晚依然裹着寒气,父亲也依然没有生气,靠在脚墙,任凭烟的火光将他的脸弄得一明一暗。

“轰——轰——崩——隆——”雷,是春雷,惊蛰了!这雷真突然,真烈!似乎就是照着我们脑门劈下的。震耳欲聋!振聋发聩!

“爸,打雷了,惊蛰了吧。你还记得去年这时候吗?”

父亲不知什么时候丢了烟,惨白的脸被雷电映得十分怪异,但眼神中似乎有了光。

“爸,你说春雷响,万物生,再怎么难熬的冬天,被惊蛰这雷打过,就没什么好怕的了!”

“爸,还记得那天一大早,你就带我去田里:看睡了一冬的青蛙早早趴在田洞头沐浴阳光,看茶树的头上突然有了一抹新绿,看乌桕树干瘪的枝丫被偷偷点上了一丝绿色。你还让我小心踩土泥,不要把昨晚刚睡醒的蚯蚓踩扁了……”

父亲的眼里竟噙满了泪花,脸颊忍不住地抽动。雨“哗哗”地落下,父亲哽咽的声音越来越大。他站起身,和以前一样挺起了腰,一双熟悉又久违的大手,捧住了我的头。

20年过去了,这一声惊蛰的雷响,还有父亲惨白的脸色被闪电映出的光,一直挥之不去。也许是因为在那个时刻,我开始读懂父亲。

(下转第二版)

父亲,父亲

●大溪二中 章美云

父亲走了已整整19个年头。

于我,这并非一时的暴风雨,而是一生的潮湿。在键盘上敲击“父亲”二字时,我的手指在空中悬了半晌。这两个字太重,写下它,我积攒了整整19年的勇气。

小时候,父亲是我的天。有他在,山里的夜路我也不怕。放露天电影,是那个年代乡下的盛事。隔壁村晒谷场上,发电机“突突”响,白布幔子一挂,方圆几里的人都来了。父亲总让我骑在他肩上,说这样看得真切。《铁道游击队》里,刘洪飞身扒火车时,我紧张地攥着父亲的耳朵惊叫。电影精彩吸睛,一两个小时,父亲从不舍得把我放下。散场时,狡黠的我为了继续享受被父亲背而不用自己走路的优待,故意闭上眼睛假寐。父亲摇我的手:“囡,醒醒,回家去喽!”而我,偏把眼睛闭得铁紧,不回答。然后,便能听见父亲和邻居说:“这囡,一看完电影就困。”

月光如水银般洒下,照得砂石路发白。我像只小猫一般,伏在父亲宽厚的后背,感受着父亲的步伐与呼吸。快到家时,我就会适时“醒”来,“哧溜”溜下背就往屋里蹿。父亲在后头笑骂:“个小鬼,滑头得很!”而待到下回,我故技重演,父亲亦背我如旧。那时我还暗地里笑他太傻,现在想来是我自作聪明了。

上小学时,最怕雨天走山路。山区的雨天多雾,独自走在放学路上,漫无边际的烟雾蒙住远山,我自是害怕的。突然一声鸟儿拍动翅膀的声音,总让我心惊胆战。路旁杨梅树下新增的坟堆,撒在地上的五颜六色的塑料花瓣,还有被风卷起的冥钱,似乎都带着一张吓人的鬼脸。尤其是山脚下的那间庙宇,雨天里的泥菩萨看起来青面獠牙,香火熏黑的幔帐随风飘起,像随时会伸出手来抓人。“下雨天走山路,我怕。”有天吃饭,我扒着碗沿含含糊糊地说了句。后来的每个雨天,父亲都送我到山口,看着我“噔噔噔”跑到山脚。放学时,在山脚下抬眼,远远就能望见雾里立着个人影,衣裳被山风鼓得晃荡。“囡,阿爸在这里,不要怕。”父亲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,却把整条山路熨得平平坦坦。我一脚一脚跳上台阶,脚脚都走得踏实而安心。

高一那年,我逞能割甘蔗。刀起,竟削去了半块皮肉。白森森的指骨露出来时,从小晕针晕血的我眼前一黑。父亲见状,二话不说,背起我就往山下跑。我虽不胖,到底是个半大姑娘了,伏在父亲背上,我能清楚听见父亲沉重如拉风箱的喘息。“放我下来走……”我话音未落,就被父亲往上颠了颠:“别动!阿爸背——得——动!”

卫生院里,不会熬痛的我嚎得地动山摇,其实就缝了三针,倒把医生逗乐了:“姑娘家,嗓门倒亮。”回头找父亲,却不见踪影。医生努努嘴,长椅上躺着个人,脸色比纱布还白。问怎么了,他摆摆手:“看别家孩子缝针没事,轮到自己闺女……”话没说完,眼圈先红了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红了眼圈,我竟不知道我无所不能如超级英雄般存在的父亲,原来也会流眼泪。我更是没有想到,结婚回门那天,隔壁阿婶拉着我的手说:“闺女,你结婚出门那天,你爸躲在二楼窗台后头抹眼泪呢……”

关于父亲爱我的故事,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我的父亲确乎没有什么大文化,初中毕业后就帮着爷爷开始养家了。他也确乎没有教过我什么大道理,只是一味地宠溺着我。父亲从未凶过我。唯一的一次,他瞪了一眼扰了他午睡的我。我委屈得不行,最后还是父亲拿五毛钱瓜子和五块薄荷糖哄的我。就是这样,父亲用他质朴且笨拙的方式,给了我无限的偏爱,托举起一个心中盈满爱的小孩,让我一生活得自信、阳光、有勇气!

父亲的离开,是个意外。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听不得“父亲”一词,执教不了《背影》《台阶》等文章。还没开口,眼睛便会起一层大雾,连带着呼吸都感到疼痛。我不知父亲离开的那天,山里可曾起了大雾。无数次午夜梦回,我站在当年父亲等我的山口,听见风里传来熟悉的声音:“囡,阿爸在这里,你别怕。”转身四顾,有的只是茫茫雾气,雾气茫茫。

“阿爸,我在这里,我不怕。”多想大声地回应你,多想请你放心,你一直呵护的小女孩已然长大。

温暖地想起你,我亲爱的阿爸,在你离开我整整19年的今天,在未来每一个不可预设的日子里。